

书香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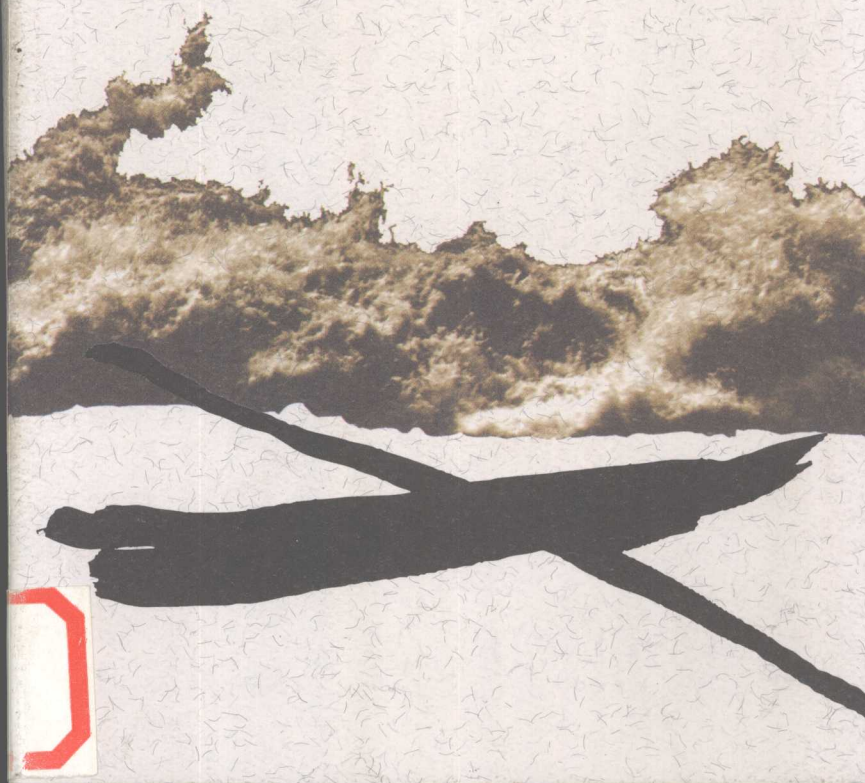


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沿着澜沧江的激流

——我与云南

冯牧著



沿着澜沧 江的激流

——我与云南

冯 牧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沿着澜沧江的激流:我与云南/冯牧著,一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4

(书香阁·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ISBN7-5415-1779-8

I. 沿… II. 冯…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8660 号

书香阁·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系列

沿着澜沧江的激流

——我与云南

冯牧 著

责任编辑:普家华

封面设计:高伟

责任技编:汤家力

荣景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精工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开本:850×1168 1/36

印张:8 $\frac{1}{9}$ 字数:168000

版次:2000年7月第1版

印次: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415-1779-8/I·65

印数:1-3000 定价:13.00元

发现云南(总序)

冯永祺 汤世杰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云南文化热”。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云南凭借一批电影与文学作品，将她奇异的自然景观和风俗民情展示于世时，曾给人们带来巨大而又莫名的惊喜。彩云之南，似在一夜间被内地突然“发现”。然而，认识从来都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认识和发现一片土地上的文化尤其如此。那时，作为一片“异域”、一个被观赏的对象，投向云南的目光，无论创作者还是欣赏者，或多或少都带有某些历史的局限。明显的是，其时，读者或观众在钦羡云南的神秘与美丽之余，也对其“封闭”与“落后”怀有种种惊恐：美则美矣，却依然是一块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与充军、瘴疠和野蛮紧紧相连。那时在许多人心目中，云南就像一枚外观诱人的野果，让人心向往之，真去品尝，才发觉其中也充满了异样的苦涩。

直至 20 世纪 80~90 年代，随着社会的长足进步，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考古学、民族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经过长期

的摸索、积累之后奉献出的累累成果逐渐被人知晓，随着人类对现代化进程的种种质疑和对多元文化的重新重视，对云南这片土地的“发现”才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发现云南”遂真正成为可能。这时的“发现云南”，已不再是一种简单、廉价的赞许，而是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对她的美丽、丰饶和文化多样性发出的由衷赞叹与深层体认。“发现云南”于是从早期那种对其自然风光的开掘，对其丰富物产的利用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提升到了历史、文化、考古、文学与艺术的高度，从而使“发现云南”上升到了从中吸取诸多精神营养以滋养人类心灵的层面。

回眸一望，在世界大步走向现代化、一体化的进程中，许多人们原本具有而后又一失落的精神品格和气质，不少都还保存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其中一部分甚至至今还保存得完好无损。云南之于中国，犹如拉丁美洲之于世界，充满了无尽的魔幻，热带雨林般地生长着蕨蓊茂盛的原始文化。在云之南，奇迹从来无需虚构。生活于此的26个民族，以各自不同的文化积累，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创造出了当今世界恢弘、壮丽的历史与文化奇观。从20世纪50年代人们初闻西双版纳和大理，到80年代的丽江纳西文化热，直至90年代末的迪庆“香格里拉”探秘，云南奉献给中国和世界的，永远是惊诧与惊喜。人们被吸引、被震撼，朝圣般地前往云南，带着现代人的挑剔、苛求，也带着现代人的不解与疑惑：为何过去我们对云南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竟然一无所知？

云南真是直到现在才被人“发现”？

事实上，世界之注视云南，非始于今日。秘境云南虽地处中华之西南一隅，却更靠近世界的腹部，自古便不隔于世。远在秦汉，一条沟通西南与西亚地区的“蜀身毒道”，便已牵延于云南的山山水水之间。其悠远绵长的历史、立体多样的自然景观、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早就吸引了中外众多文人与学者的目光。近代，众多科学家、旅行家与文化研究者前来云南考察、探险，足迹遍及三迤边地，其中，不乏一朝相知便终身相许，与云南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大师者。抗战八年及20世纪50年代，众多学界巨擘、文坛宿将，先后发轫于云南，在此开始了他们初期的研究与创作，遍撒文化、艺术种子，传播科学、民主与文明，至今令人称羨。他们不辞艰险，深入民间，甘苦备尝，以专门家的丰厚学养与外来者的敏锐眼光，考察、研究云南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所获累累成果，视野宏阔，感受独到，笔力遒劲，文字精美，乃留赠云南与世界的学术与艺术精品。当我们在新的世纪谈论“发现云南”时，怎能忘记他们早在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就开始的筚路蓝缕的探访与研究，以及他们留下的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值此新千年曙光初照，中国改革之潮大倡，云南门窗洞开，边地神奇的自然景观与灿烂的多元文化备受瞩目之际，人们了解云南之渴望亦日盛一日。编辑、出版一套高品味的“中外文化名人与云南”丛书以飨中外读者，正恰逢其时也。这既是对曾为云南殚精竭虑、作过贡献的文化人的怀念，也是对当今人们继续发掘云南丰富的历史与文化资源的激励。

本丛书皆约请与某一选题所述文化名人有较多交往或有较多研究的作家、学者撰写。经过半年的精心策划及各位著者将近一年的潜心撰写，终于在新世纪到来时面世。为让读者对文化名人有一全面的了解，丛书之每一种都大体包括了三个部分：一为原创性文字部分。著者以散文的笔调介绍了该书涉及的文化名人的身世，尤其是他们在云南的经历与活动，以及云南与此文化名人的活动相关的地区的历史、自然与文化，并对这位文化名人的作品尤其是与云南有关的作品作出自己的解读，以帮助读者理解文化名人及其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内涵。二为历史文献部分。收录或摘选了有关文化名人描写或研究云南的作品、专著（文字或历史照片），作为对所涉及的云南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历史的、文化与文学的记载，供读者品读与借鉴。三为文化名人的生平年表、主要研究成果或著作目录，以及部分历史与现实图片，以尽可能做到图文并茂。对此，我们并没有强求一律，所谓三部分皆相对而言，每部书中各部分所占比例与详略不尽相同，各有侧重，从而既显示出丛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使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学海无涯。鉴于初次尝试，加之编者学识有限，丛书之缺憾在所难免。好在历史并没有到此完结。历史有阶段性，却从来不会断裂。发现云南的工作从历史中走来，还将向未来走去。但愿这套丛书能对人们了解、认识云南有所裨益，使人们对边地云南有更多新的发现。

2000年元月 昆明

一个人和一篇文章(代序)

高洪波

我这里说的是冯牧先生和我本人的一篇评论文章。

写这篇评论文章是在1982年7月。我当时是《文艺报》一名最年轻的编辑，冯牧同志是我的主编。我与他之间，是晚辈与长辈、下级与上级、文学青年与资深作家的关系，惟一相同的是我与冯牧同志来自同一支部队，全系“滇军”。正因为如此，我从云南转业回北京时，径直接被冯牧同志引入《文艺报》，由“炮兵排长”直接转换为“记者”。我的“炮兵排长”身份曾引起过秦牧先生的兴趣，在一次作家团赴华北油田采访中，老先生不只一次念叨我的身份，大概他觉得我的社会角色转换太过于有趣罢！以后数次见面，他都要叫我“炮兵排长”，可见印象之深。

1982年春，冯牧同志赠了他的散文集《滇云揽胜记》给我，这本书开本不大，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种便携式小32开本。我一读之后，就不忍

放手，一口气读完，感到老首长冯牧的这本书实在太好，就试着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文章写得很顺利，五六千字，一挥而就，本想呈冯牧同志看，后来怕给他添麻烦，索性悄悄寄往云南，由张昆华同志转给了个旧的一家双月刊杂志发表。

悄悄地写，悄悄地发，一切都在静悄悄中进行。

忽一日见到当时正走红的某云南作家，与之谈起《滇云揽胜记》及冯牧散文，孰料此公竟颇不以为然，道：“冯牧会写什么散文”。我很不平，觉得人一旦为某种宗派情绪笼罩，会失去最起码的公允之心。

我不知道时至今日，那些以为冯牧同志的散文不足道者会转变看法没有？冯牧同志已然远行。1995年9月20日上午我们送走了他。我从一大早起赶到医院护灵，继而守灵，最后与陈建功再次赶赴八宝山，主持了将他老人家的骨灰安放在骨灰堂的简短仪式。望一眼他的遗像，才深切地感觉他，在心灵上与我如此相近的一位长者，真的永远离开了我。

我的心绞痛病顿时发作，大把吞服“救心丹”，方有所缓解。至此，知道“伤心”一词的具体感受。

愿冯牧和秦牧先生在天之灵佑护我们的文学事业兴旺发达，没有他们的引领，我仍然是混混沌沌的“炮兵排长”。

由此可见人的命运的确千奇百怪……

我感谢云南教育出版社，感谢他们在冯牧先生远行近五年之后出版他的这本散文集。这是一种情谊。

我本可以为冯牧先生写下更多的文字，但实在因为意想不到的杂乱和繁忙，完成不了自己的夙愿，好在《滇云揽胜记》已集中了冯牧关于云南最杰出的散文，我在17年前的由衷之言，足以代表我现在的立场。下面是我1982年撰写的评价冯牧散文艺术的文章《采撷于边陲的花束》，权且当做一篇勉强充数的序吧。

采撷于边陲的花束

——读冯牧同志的《滇云揽胜记》

人，作为有感情的动物，特点之一就是爱怀旧，所以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吟出这样的诗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回忆。”而对于风华正茂的岁月里所经历的往事，那记忆又分外明晰深刻，不易磨灭。我的青春是在云南度过的，那里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和物物人人，想起来总有一种异样的情感。是什么呢？一时又形容不出、概括不准。感谢冯牧同志赠我一本他的散文《滇云揽胜记》，使我在阅读时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反复沉吟过的思念的怅惘、难以名状的绵长的眷恋，全收进了这册淡绿色封面的小书里。我从中感到了一种满足，一种像是嗜酒的酒徒终于痛饮到盼望许久的佳酿一样的感觉，充满了我的胸

间。当然，《滇云揽胜记》给予人的决不仅仅是这一点，更多的还是通过流畅的语言喷泻出深沉的情思，壮丽秀美的边陲山河所寄托的感怀，以及充盈在字里行间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激情，像亚热带雨林一样浓郁葱翠的盎然诗意。这一切使得曾在云南生活过的人自豪和兴奋，而我由于曾到达过作者所描述过的大部分地区，其时耳有所闻，眼有所见，心自然就有所感，一旦被别人道破并活龙活现地描画出来，那感觉无疑是异常强烈和深刻。因此我想就《滇云揽胜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谈点零星的感受，词不逮意，聊备一格而已。

“奇山不入中原界，走入穷边才逞怪。”这是清人袁枚一首山水诗的开头，用他这两句诗来形容冯牧同志这本游记体散文的一个主旨，似乎不错。冯牧同志在30年间，十几次深入边疆，足迹遍及云南的奇山峻岭、名川胜河，其精神之坚韧，意志之坚强，是十分罕见的。然而冯牧同志不是像历代文人墨客一样，以闲情逸兴寄托山水之间，相反，他自始至终都是一名驻守边疆、建设边疆的老战士，因此他穿林越谷，检点河山，是用主人翁的眼光、战士的襟怀去看待这一切的。这使得冯牧同志的散文激情充沛，热情似火，触目欲燃。他写边地风情的奇妙独特，决不是为了猎奇搜异，而是让读者在这片奇丽的风光

中领略到祖国河山的美好，使人油然升腾起民族的自豪与自尊。这，应该说是《滇云揽胜记》所揭示的思想境界。但这种思想附丽于娓娓动人的艺术描写，因而对你的触动是不知不觉的，感怀是潜移默化的，惟其如此，才令人爱不释手。用一个保卫边疆的老战士的目光，来观察、表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冯牧同志，不可能不是情满青山意满胸的，然而他的这些散文主体是游记，有许多又是由当年在篝火旁、野林里信手记下的日记改成，这使他的散文流畅自然、真切朴实，加上描绘事物精致细腻，每每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比如在《从怒江到片马》一篇中，作者详尽地介绍了片马这块被称之为“野人山”的蛮荒之地的神奇的变化，写出了用名贵木材盖成的房舍，好客的战士为他们扛来的一整棵玉兰树，最后这样写出了片马风采：

远处，雪盖冰封的高黎贡山顶闪着银色的光彩，它像巨人般地矗立着，俯视着片马——这个小小的村寨，这块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土地，从印度洋吹来的季候风劲烈地吹打着我们的篷顶。但我们觉得很温暖。我的心情在激荡。我在边疆走过许多美丽富饶的地方，但很少能够像片马这块小小的土地这样：它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会引起人们这样深挚的眷恋之情。

当时片马这块土地刚刚回到祖国，冯牧同志是第一个到达这块土地上的作家，也是第一个把

片马的建设信息传送给广大人民群众的使者。透过他这饱蕴激情的笔触，读者的心旌禁不住摇荡，竟有些心驰神往了，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再如他那篇著名的散文《澜沧江边的蝴蝶会》，栩栩如生地叙述了自己目睹的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缤纷络绎、五色焕然的蝴蝶会盛况。在这里，冯牧同志先评述了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对大理蝴蝶会“细致而准确地描绘”；引证了清人张泓记叙的昆明圆通山蝴蝶会的盛况；介绍了美丽如画的西双版纳橄榄坝奇异的景象；细腻传神地描绘了密林中“密密匝匝、层层叠叠”的蝴蝶，“它们互相拥挤着，攀附着，重叠着”，令人眼花缭乱。这种“奇特景象”确实是“人间奇观”，经冯牧同志从容地道出，愈增添了妩媚与奇丽，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在另一篇题为《摩梭人的家乡》的作品中，冯牧同志精细地写出了——一个传说中的“仙境”——泸沽湖，写出了那一派迷人的蓝色世界，秀丽的小岛，飞翔的白鹤，水晶般的湖面上摇荡着的独木舟，以及质朴和俊美的摩梭族兄弟。更妙的是写出了夜宿时不绝于耳的声音：“在我耳边，响彻着一片喧响的声音，又像风声，又像水声，又像人们的幽婉的歌声和萦萦絮语声。”在这浑然的声音里，包含着如此细致的艺术的听觉，紧接着到了点睛之笔：“过了一会，我才分

辨清楚：这是湖水拍打岸边的声音，这是山间松涛呼啸的声音，这是隔壁的生产队员用音乐般的摩梭话发言的声音，这是村头的小学里的孩子们齐声唱歌的声音，这是一片既嘈杂又和谐的新生活的声音……”声音本是无情物，入耳化为澎湃诗，此时此地的作者，彼时彼地的读者，为这声音一线相连，带入到极其真切的境界里，这种写景状物细致传神而又朴实亲切的特点，怕应是冯牧散文的头一个特色了。

冯牧同志的《滇云揽胜记》大都是游记体散文，这种体例在我国文学史上佳作迭出，大手笔竞相为之。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唐、宋、明历代文人，每每都喜登高临远，触景生情，以笔墨形诸山川。如酈道元的《水经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苏轼的《赤壁赋》等，都是情景交融、独出机杼而又风采高华、意境隽永的佳篇，充满了艺术的魅力。而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更是开一代游记的新风，他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山川为师，与风云为伴，一本《徐霞客游记》，几成千古绝唱。但冯牧同志却在徐霞客考察过和没考察过的地方，兴致盎然地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徐霞客限于历史的、时代的和经济的诸多条件，许多美景失之交臂，遂成千古之憾！冯牧同志是深羨徐霞客其人的，这本《滇云揽胜记》里屡屡提到他的踪迹，称他为“长年远涉边

陞并且以此为乐的奇人”。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冯牧同志是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队伍步入边陲的，他了解云南这百年间的历史，也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人心，更知道驻守边疆的休戚相关的军民情谊是如何深切。这使他的这本游记闪烁着新时代的投影和新生活的折光，但同时也是一本真实的游记。因此，他使我们充分领略到毕生难见的壮丽风光，有趣的兄弟民族习俗，活跃在边地的个性鲜明的人物。他把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采撷，涂染着自己的每一篇散文，这，可能是《滇云揽胜记》的第二个特色了。

首先是景物的描写，其次是人物、风俗的记述，这两点是组成“地方特色”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滇云揽胜记》里，这些可以说是涉笔成趣、随处可见的。但正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冯牧同志笔下的景物，是融进了自己浓烈的感情的。如在本书第一篇散文《春光长在的地方》，描写南方边境上的勐连河：“勐连河是温静而美丽的：河岸上拥挤着芒果和榕树，金色的芒果把枝丫压得向河面垂下了腰。在晚霞辉耀下，缅寺的金塔闪着光；一排排垂着肥厚叶子的菩提树和像巨人似的挺立的贝叶树后面，是一片绿毡子似的稻田。”这段富有亚热带特色的景物描写，把解放后的边疆风貌静静地展现到读者眼

前，宁静中有一种和平的肃穆，而对于曾是民族仇杀血流成河的边地，这是多么难得的珍贵的新的生活呵！在另一篇散文《碧达海——难忘的旅程》里，冯牧同志这样描写美丽迷人的中甸草原：

我们沿着一条叫磨房河的小河向草原进发。道路在缓慢地上升，道旁的草原和树丛逐渐增添了绿色，森林也渐渐稠密起来。片片的白杨林、白桦林和野橡树交错地生长在坡地的凹处。在草原边缘的河流旁，到处密生着一行行的怪柳林。一群黑色的牦牛在徜徉。山鸡、贝母鸡、斑鸠和黄鹌的悦耳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地响彻在林间和草丛。

这里，远景、中景和近景，视觉和听觉都在交融、汇合，形成一幅鲜丽的中甸草原风景画，而引进在这画中的作者那种怡然淳朴的心灵，也不知不觉中跃然纸上。在这篇散文的中间，作者还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藏在烟雾中的大片的热泉，在温泉边煮鸡蛋的藏族青年，像蘑菇和竹笋般的石峰以及泉水边的小帐篷。正当读者赏心悦目之际，冯牧同志笔锋一转，写出了个动态万千的奇景：“突然有成千的绿色的鸚鵡展翅腾空而起，向远处森林飞去，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是一大片令人眼花缭乱的翠绿色的云；瞬间，它们又飞了回来，面向阳光，又改变了颜色，望去就像是一片宝石般的蔚蓝色的云。”鸚鵡本来就是珍禽，这里却如云朵般出现，实在壮观；而色

泽又那么变幻莫测，灿然耀眼，在壮观之中平添了梦幻般的氛围。诸如此类的绝美的景物描绘，为浓郁的地方特色打下了无法替代的底色，为篇幅所限，只能举其一二。但仅此就可看出冯牧同志观察事物之精深、艺术感觉之独到和表达能力之强了。

当然，一篇优秀的散文，固然离不开优美的景物描写，但也不可缺少对人物的描写刻画，一旦有人物进入了你所描写的景物，这景才成为活景。人物又是体现作者思想感情的焦点，除去抒情主人公之外，写出其他人物的精神风貌、内心世界也是极其重要的。尤其在反映边疆的作品里，如果离开了对边疆人物的描写，是无法透露出地方特色的主要内容的。冯牧同志深知这一点，他于是在《滇云揽胜记》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饶有风趣和个性鲜明的人物。虽然这些人物大都是他的旅伴、向导或驻留时的主人，但正是这一批真实的朋友，活跃了气氛，使得本来浓郁的风景画增添了妩媚，使读者感受到了远方生活、战斗着的朋友们的信息。

出现在冯牧同志笔下的人物，有“沉静多思、受人尊敬”的傣族歌手；有在澜沧江上履险如夷的朴质的傣族船工；有热情好客的摩梭老人；有富于幻想的金沙江边的向导；有牧羊于阿诗玛故乡的撒尼族小姑娘；有快活风趣充满活力